



顧頡剛全集

61

顧頤剛全集

顧頤剛文庫古籍書目

卷 一

顧 洪 張順華 編

中 華 書 局

6600051

易微言

元

易上經曰乾元亨利貞述曰元始也乾初爲道本故曰元
六爻發揮旁通于坤故亨利貞者六爻皆正成既濟定也
象傳曰大道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述云資取統本也大
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元也故六十四卦萬一
千五百二十筴皆取始于乾元策取始于乾猶萬物之生
本乎天

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述云乾坤相並俱生



和

棟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

史記疏證卷第一

三皇本紀

楊慎曰譙周古史攷以炎帝與神農
 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
 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
 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
 之主錢塘邵泰衢疑問曰庖犧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始
 畫八卦神農氏耨耨之用以教萬人日中為市
 交易而退此聖人之始祖也夫豈不類人承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第十八

簠簋豆鋪總說

簠簋

四器

周

叔邦父簠

銘三十二字

太師望簠

銘一十八字

京叔簠

銘一十一字

素簠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元刻明印本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倫敦書鋪中見此冊，
因為中有殯妻哭夫故事，也許於
胡剛的孟姜女研究有上用處，故買了
回來，送給他。

胡適
一九三〇
十月六日

五倫行實圖，明朝時高麗刻本，胡適題記

8617877



欽定四庫全書

備急千金要方卷三十八

唐 孫思邈 撰

宋 林億等 校

膽腑方

膽腑

論曰膽腑者主

膽者中清之府也

經難

云膽者清淨之腑甲
乙云中清之腑也

號將軍決曹吏重三兩三銖長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備急千金要方



備急千金要方，清四庫全書鈔本

6607810



絳守居園池記



唐刺史樊宗師撰

元趙仁舉注

吳師道正誤補遺

明楊德周定

沈光裕節錄

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沉分氣蓄兩河潤有陶
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部世說總其土田
士人令無硠雜擾宜得地形勝馮水施法豈新田又

八叉集卷之一

唐太原溫庭筠著



古吳顧予咸叅

會稽曾益釋

鷄鳴埭曲

金陵志云齊武帝早游鍾山射雉至此埭聞鷄鳴故名在今建業青谿湖溝之上埭音代許慎說文云壅水爲堰曰埭

南朝天子射雉時
銀河耿耿星參差
銅壺漏斷夢初覺
寶馬塵高人未知
魚躍蓮東蕩宮沼
濛濛御柳懸棲鳥
紅糝萬戶鏡中春
碧樹一聲天下曉
盤踞勢窮

題顧氏藏本桐橋倚櫂錄並懷吳下
舊悰絕句一十八首

其一

茶磨山人倚棹編

茶磨山即上方山
東北之茶磨嶼

閻西

風物庶其全爭教人不鷗波想待

續吳艤語兩緣

先君子晉在吳門與章式之宗耿
吾鄧孝先趙君閔諸丈有吳艤

話雨園



桐橋倚櫂錄，清道光二十二年吳郡顧氏刻本，俞平伯題記

613438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不卷則
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補定著者也蓋三百
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爲近古屈子爲人其志
潔其行廉其姱辭逸調若衆鷺駕虬而浮游乎
埃壙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
皆宗其架燹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
之祖也漢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
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

前 言

顧頤剛先生於 1980 年 12 月逝世，家屬根據其“藏書不要分散，以便後人利用”的遺願，將其藏書捐獻給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 年先由歷史研究所代管，1988 年由文獻信息中心（當時稱文獻情報中心）正式接收，成立“顧頤剛文庫”。內存綫裝書約六千部，三萬六千餘冊；平裝書約二千六百種，萬餘冊，共計四萬六千餘冊。現已將綫裝書的編目工作完成，整理編輯為《顧頤剛文庫古籍書目》，其中屬於珍善本古籍、鈔本、稿本約占十分之一。先生生前考慮編輯自己全集的同時，多次提到要把藏書整理編目，出一本目錄。1957 年計劃編纂“緩齋藏書記”，歸入全集“生活類”。他說：“予一生好藏書，其中艱苦非他人所知，且得到若干孤本，必當自定一目錄，並略為記敘，庶不埋沒一生苦心。”（1957 年 7 月末日記）可惜沒有及身作成。我們僅就多年在文庫的工作，簡要介紹先生藏書的經歷和文庫的特點。

一

先生一生藏書大概可分為五個時期：1. 初始期，即從幼年到 1916 年。2. 成長期，即 1917 到 1926 年。他有一方藏章為“頤剛丁巳後所得書”，丁巳為 1917 年，這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也是先生始聽胡適講《中國哲學史》的一年，可以說是他一生致力於疑古辨偽事業的開始。3. 鼎盛期，即 1927 到 1937 年。另有一方藏

章爲“民國十六年後顧頤剛所得書籍”，也很耐人尋味，1927年4月他作爲中山大學教授，被派往江浙一帶爲圖書館購書，這時他寫了《國立廣州中山大學購求中國圖書計劃書》（簡稱《計劃書》，1981年重印於《文獻》第八輯），圖書館專家杜定友認爲其中所“擬的十六大類，已經把所有的材料，包括殆盡，更不容有所添減”，因而被圖書文獻專家稱爲“對圖書館工作有指導意義”的文章（見顧廷龍文，詳後說明，下同），說明此時他的藏書宗旨完全符合現代學術發展的要求。這一時期主要在燕京大學講學和作研究，生活相對安定，收入較豐，藏書達到十萬冊之多。4. 離散期，即1937到1945年，在抗日戰爭中藏書損失巨大。5. 重建期，從1946年到逝世。下面依次說明。

1. 初始期

先生出生於蘇州的一個讀書世家，自幼酷愛讀書，很早就出入玄妙觀書肆，把長輩給的壓歲錢、零花錢積攢下來買書。生平所買的第一冊書爲《西洋文明史要》，現在還保存着，當時只有十歲。文庫現存數種光緒三十四年（1908）所購書，如江湜《伏敵堂詩錄》，題“光緒戊申，銘堅以小洋角半得之於舊書鋪”；陳宏謀輯《五種遺規》，題“光緒戊申，銘堅以小洋三角五分購於觀中覺民社”；俞樾《群經平議》，題“戊申夏日銘堅以小洋角半得於覺民社”；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題“戊申夏以銀元三個購於大成山房”；《司空圖詩品》，題“光緒戊申，銘堅以銅元四枚託彭君英標購於臨頓之敬業書坊”；《唐六如畫譜》，題“光緒戊申，銘堅以青蚨七十枚購於觀中書鋪”等等。它們多是清末坊刻本或石印本。這一年他十五歲。長輩對書籍的慎重與愛惜，也給了他很深的影響。在《咫進齋叢書》本鄭珍《說文新附考》前，有他1965年題識，謂此書光緒五年出版時，祖父即得之，而缺卷四第七頁及卷六第九頁，於是借他人藏本補鈔。“當光宣之交，予愛游書肆，歸來

輒有所挾，吾祖訓之曰：‘購書亦不易，先須檢查有無缺頁，然後可讀。’六十年來，言猶在耳，而我貪多務博，得書雖多，終無暇檢也。李貽德《左傳賈服注》一書，吾祖得之而缺一冊，即手鈔一冊，尤爲予小子所望塵莫及者。”

他的祖父喜愛金石和小學，父親喜愛文學，叔父喜愛史學。同學中，王伯祥喜愛史地書，葉聖陶喜愛詩詞文集。先生興趣廣泛，又受他們的影響，四部書無所不收，並把購來的《四庫提要》、《彙刻書目》、《書目答問》等定爲專業課本，長日瀏覽，目錄版本之學由此益熟。明清人書刻於何時何地，一見即可知其大概，“是時雖在青年，亦宛然有藏書家鑒賞之風度矣”（見《〈書巢〉後記》）。有一年，爲買書負債竟至二百元，不敢向家裏要，就在同學中借。那時並不想將來如何還債，只要帶回家，撫弄一番，也就心滿意足。故有許多書，年底結帳時拿不出錢來，依舊還給書鋪完事。進了中學，託人到上海買了前三年全份的《國粹學報》，在校翻讀竟忘記了考試，被監學先生斥責一頓。十六歲時，在書肆看到《惜陰軒叢書》，歸檢《書目答問》，發現其中多應讀之書，急與書賈侃價，至銀元十八枚不能再降，由於手頭錢不夠，每天纏着祖母，“盡許平時所不肯應之督責以求之，而是書遂燦然列於架上”，這是他平生所購叢書之始。而後再看顧修《彙刻書目》，知道叢書的內容更多，“坊肆間有所見，往往可以不翻其書而指數其目，雖都未能享有，亦聊以之自慰焉”（見《叢書子目類編序》），心情比之於初見《惜陰軒叢書》時，平靜多了。

辛亥革命後北上求學，眼界大開。京中書肆集中在琉璃廠、隆福寺，名著佳刻連屋累棟，凡以前聞其名而求之不可得者，現皆具備，只是身爲窮學生，無力購買。因而時時光顧地安門、東華門及宣武門內地攤。去年發現1915年他編的《京舍書目》（簡稱《京舍》），記錄了1903年至1915年的藏書。其中1913至1915三年間所購戲曲小說雜誌，大約多是在地攤上買的。下面依據此書

目，對他的藏書情況作具體的分析。

這一時期藏書的特點是博。從《京舍》的著錄可知，他在1907年購有光緒末年出版的日本人編著或印刷的《東洋史》、《西洋史年表》、《東洋史年表》、《地文學》等新書。1908年入蘇州公立第一學堂，買夏曾佑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二編》。1909年所收多為筆記小說，如《浮生六記》、《陶庵夢憶》等。1910年買了數十種江蘇師範學校講義，有《易》、《詩》、《書》、《禮》、《辨學》、《心理學》、《中國歷史》等，有幾種現存於文庫，可以窺見清末民初新式學堂的教材建設。1911年購買英文外國文學書和歷史書較多，大都是中學課本，自然科學方面以算學類課本最多。現存文庫還有一兩種，絕大部分在建國前後都捐給上海合衆圖書館。1912年從中學借得《東洋歷史地圖》，非常羨慕日本人編制地圖的成績，“獨恨中國猶無能依據摹仿之人耳”（見《京舍》），這恐怕是日後發起禹貢學會、繪製歷史地圖的最初動力。1913年進北大預科，經常出入戲場，買了不少劇本及舊小說，還有齊如山的《說戲》等研究和介紹戲劇之作。1914、1915兩年買書最多，反映他所謂“予甲寅（1914）秋冬，刻志勵學”（筆記《餘師錄弁言》）的情景。購有《史通通釋》、《文史通義》等“平議”類書及《老》、《莊》、《列》、《荀》、《韓非》等子部書籍。章太炎的《莊子解故》，是他十分敬重的預科同學毛子水出資排印的，共印五百部，止行於學校。還有各種中外雜誌、西方哲學類教科書、佛教書籍以及新舊約《聖經》等，反映了他欲打通佛、耶、先秦諸子，尋求對“何者為學”、“今日之學當如何”等問題的思索。買康有為《新學偽經考》，開始瞭解今文經學。這裏特別應提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出版的吳人達翻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戶水寬人的講稿《堯舜時代之制度》，此書被他保存下來，在原書和《京舍》中都寫下內容大致相同的批語，《京舍》中寫道：“著者本非經學家，故不能責其詳備，而留學界已驚若重寶，急為譯出，而於數百年中

完備之經學反若無睹。徒持物競天擇之說，騰而狂趨，其志雖可稱，其學則弗足道矣。”預示着日後對古代傳說的研究與日本一些學者不同的治學道路。

由《京舍》還可知他的祖、父、叔的一些藏書被他帶到北京，值得一提的是他父親的讀書範圍已相當廣泛，像日本人的《哲學要領》、《東洋史要》、《歐亞大地圖》、嚴復譯的《天演論》、紀昀評的《史通削繁》及《文心雕龍》、明孫穀的《古微書》等，他都很重視，有些還在往返於北京蘇州時隨身攜帶。此時他對緯書已很留意，感到“雜糅無謂之書，莫過於緯矣”（筆記《乙舍讀書續記》）。三十年代任北大教授，欲整理緯書，當時歷史系學生張福慶（季善）有志於此，他便將自己搜集的緯書資料交給張，指點張去做。因此他從父親那裏引起的關注，絕不可小視。如果把《京舍》著錄的現存於文庫的六十多部書統計一下，屬於“祖父訓讀”、“父書”、“父讀”、“叔書”、“叔讀”的十多種，其中屬父親的最多，占九部。可見“積三代人搜藏而成”（即祖父顧之義——廉軍公；父親顧柏年——子虬公），並不僅是簡單的時間先後的疊加，而是從一開始就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

《京舍書目》作成之後，他給同宿舍的朱孔平看，並不無得意地說：全校一千多學生的藏書，“雜莫甚於我矣。蓋我所携之書，舊學中無類無之，雖小說戲詞，均所不棄。即最厭之類書、字彙亦有。西學雖不全，亦十得五六，雖不能讀之算學理化，其書亦多”（《乙舍讀書續記》）。他認為對於學問，“寧其不精，不可不博。精，他日學成之事也；博，今日始學之事也”（筆記《乙舍讀書記》）。在《京舍》最後一頁他還記道：“擬刻一印曰：書之寶玉，戲之九方臯。”這裏當指《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淮南子》等書中善於相馬之九方臯，很形象生動地表達了先生讀書、藏書所追求的境界。